

寻常岁月的温情与力量

王桂娟



《小巷人家》剧照(资料图)

一条小巷、一方小院、两户人家、四时烟火……这就是年代生活情感剧《小巷人家》所呈现的世界。这部热播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小巷,让不少观众沉浸其中,在琐碎日常里感受细腻的年代感、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见证剧中人物在时代变迁中向上生长的力量,引发观众的讨论与思考。

以小巷作为生活舞台,充满了细腻的时代感。一部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年代剧,需要提炼足够的年代特质,还原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小巷人家》以苏州一条小巷为背景,细腻地还原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市井生活。剧组在服化道上下了功夫:小林栋哲身上穿着用尿素袋子做的裤子;庄图南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小巷中;大人孩子挤在先买了电视机的邻居家一起看电视;黄玲用缝纫机为自家和邻居家的孩子做衣服;一家人夏夜摇着蒲扇吃西瓜……通过大量真实的画面,细致生动地还原了年代面貌,营造出浓浓的年代氛围,让有那个年代生活记忆的观众仿佛身临其境,重返记忆中的时光,也让年轻观众透过屏幕,精准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独特魅力。

在烟火日常中,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该剧主要围绕庄家和林家两户人家的生活轨迹展开,他们共同经历了恢复高考、工人下岗等时代变迁。小巷里的生活虽然平凡,但充满了人情味。庄超英作为小巷里唯一的中学老师,免费帮所有的孩子补课;宋莹为了帮助黄玲给图南买自行车,借出攒了大半年准备买电视机的钱;宋莹和黄玲关心邻居家的小女孩吴珊珊,两人主动用碎布为吴珊珊做胸衣;平日里邻居之间你送我一筐蛇瓜、我送你一篮鸡蛋……两个家庭的交往以及他们和其他邻居的互动,处处都流淌着明亮温暖的邻里情。更让人感动的是黄玲和宋莹的闺蜜情,两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尽己所能支持帮助对方。在邻里情越来越淡薄的今天,剧中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特别感人,

也愈发显得珍贵。

在时代变迁中,展示了人物蓬勃向上的力量。在《小巷人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市井生活中的温情,更感受到了剧中人物蓬勃向上的力量。无论是庄家还是林家,他们都不得不面对时代的洪流,需要在不确定性中一次次作出人生的抉择。但是无论是面对贫穷的生活,还是面对下岗这样的人生难题,剧中人物始终有种铆足劲头、蓬勃向上的力量。性格泼辣、爱美爱时尚的宋莹,为了买一台电视机,可以吃半年蛇瓜拼命攒钱;当宋莹和黄玲曾经引以为傲的棉纺厂在改革的大潮中不得不让工人停薪留职、下岗时,她们都没有怨天尤人、自怜自艾,宋莹开起了小吃店,黄玲办起了小饭桌;年轻一辈的庄图南、庄筱婷、林栋哲等人更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他们努力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这种向上、乐观、善意的精神,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也收获了希望和力量。

《小巷人家》还是一部见证社会变迁的史诗。剧中通过庄家和林家两户人家的生活变迁,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工人下岗、改革开放、浦东开发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剧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剧中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起伏,正是那个时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和写照。这些历史背景不仅为剧情增添了厚重感,也让我们在见证剧中人物成长的同时,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和变迁的力量。

正如导演张开宙所说:“温暖可以治愈一切,向前可以战胜一切。”《小巷人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和煦治愈、蓬勃向上的年代群像,书写了社会变迁中中国人的精气神,让人在追剧的过程中获得温暖和力量,更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也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书画坊



秋霜(烙画) 游云作

谈艺录

风格的双重性

金汝平

人间的悲哀无所不在。而写出一部被悲哀深深浸透的书,作者却是快乐的。

“我写故我在”,写作除其重要使命与职责之外,还是我们寻觅快乐、追逐快乐、享受快乐的一种特殊方式,像孩子嬉戏着捕捉绿草地上的蝴蝶。让我们祝福快乐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书里,他们不朽了。但写作的欢乐总是混杂着写作的焦虑,反过来,也是如此。对于一位严肃作家而言,不存在终点,不存在完成;写作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局外人看到书斋中的那个人是平静安宁的,他偶尔把目光投入暮色苍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写作者知道,他内心的挣扎是多么惊心动魄。只有这样的历程才能保证写作的价值。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表面随随便便的随笔,都是和人的精神密切相关,和永恒相关。

匮乏创造力而无法建立独特鲜明的风格,你只是一个平庸写手。即使被文坛接纳,受大众欢迎,任批评家鼓吹,甚至大获文学奖,仍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平庸。而一旦建立自己独具鲜明的风格,又容易陷落其中难以自拔,用不断地消弱自己文本审美的力量,最后窒息珍贵的才华。

风格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呈现自己,另一方面束缚自己。有多少作家,被风格囚禁,变得焦灼不安、茫然无措。一些作家被迫退隐江湖金盆洗手,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腐朽与死亡”,束手无策,转而遁入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或其他领域寻求重新发展的机会而往往成功。

超越,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以这个绝对尺度衡量: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伤痕累累的失败者。每部杰出作品都渗透着失败的悲凉。包括伟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贺、陆游,包括莫言、张承志、于坚和残雪。当我们洞察了个人的有限性,能够建立起自己独具鲜明的风格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无法艰难地突围,我们可以理解。马拉美宣称:“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为了完成这部永恒之书,每个作家奉献出去某个故事,某个章节,某个句子,某个标点,某句话,消隐于历史的黑洞深处。也就够了。

鉴赏

《梅竹寒禽图》

晓月

宋代画家林椿创作的《梅竹寒禽图》,是一幅被誉为“难得的宋代有款之迹”的名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山西特展”中能看到这幅作品的高清打样稿。

林椿(生卒年不详),宋代画家,钱塘(今杭州)人。擅画花草、翎毛、瓜果。

此图是团扇形式。团扇在中国画创作上属于小品,正因为其画幅小,在内容上必须加以精练。此图主要表现老梅、寒莺与竹叶。章法严谨,继承了折枝花构图的特点。梅花一枝横出,用

笔老辣苍劲,穿插交互、自然生动,盛开的梅花与花蕾依枝而附。竹叶的疏密交织与梅花呼应。图中之禽乃莺,虽是寒冬,但它体态丰满,神情怡然。梅、竹、莺三者的组合,构成富有审美意蕴的画面。

《梅竹寒禽图》以高超的画技刻画花鸟形象,林椿笔下的花鸟栩栩如生、灵动鲜活、静中寓动,具有南宋画院典型的花鸟画特点,还展现了当时花鸟画清雅设色的时代风貌。

该画上有楷书“林椿”题款,钤有“于腾之印”“得密”二方鉴藏印。



《梅竹寒禽图》宋·林椿
绢本设色 纵24.8厘米 横26.9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